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王國梁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徽宗即位禮部侍郎陸佃上疏曰人君踐阼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

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来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賡之之過也願咨諏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

南鄭縣丞李新上奏曰臣伏覩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寮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闇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析為十事以應詔書所求

伏惟陛下裁擇臣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
天以實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
為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
禳禬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
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洊臻其傳曰時則
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撤樂減膳之
事是皆不求其端而脩其末不推原其失而狃習之臣
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為

古人之禮經者此也迺者四月丁酉朔日有蝕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文盡矣陰文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即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燚求賢以為助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

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則舉棊不定再慮莫
中則罝器非安汩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亂絲之端而
未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
洽聞睿智有臨而更求巳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刬去弊
蠹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即乎正
殿而知親賢之為急欲明風俗之美惡故未加乎元服
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
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

繼太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髪讀書彈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索大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覩者信以傳信耳之所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徼叩閽未得流賈生之涕抱嫠婦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為姦臣擅命朝多忌諱殺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於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包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臣之口臣雖踈愚

請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右臣言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内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土下吏不識國體繆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午夜甲帳乙其處以終篇是非野人之芹則遼東之獻豕者也何謂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

在房闥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今之弊釋此而在宰相昌以知之臣嘗見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摟大臣而生死之鼻息干雲端笏狗視同列臺諫斂袵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為可與無為者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啓沃以道德今日兵革明日祥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閑暇閑

暇而觀書者何以異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詠導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擾人主之權者不能為也瑶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祕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鉤摭以防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

植與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田蚡之除吏尚未盡門如市矣而欽宗之子壻尚撓法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尚賴祖宗法度盤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為用匕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敢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為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為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為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窂

相以為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已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嘿出神入神端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序水旱失時災異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賓率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乃身謝事是章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邇醫藥强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

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為無功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亦以奉職不脩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而罷王商問牛喘而內史以怪丙吉閉坊門而陷濘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屬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畧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稽攷程楼顧問鹽

米曷與什巳者游而若巳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
睨如以鵰挾免則一切婞𡟰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
稜以求苟容伴食以希無責其間和事忍垢者又比比
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
制故援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𨗴
地千里蕩室廬汩牛馬老弱轉徙箱筥錡釜箪輅藍縷
號泣道路州縣畏其聚而無給則吏勸而遞遣占富人
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巳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苐

行空文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橡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尺椽突無燧烟獸游於市鬼哭於庭死者若蟻漬麻仆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燮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績庶幾乎㷀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屬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且堯之朝有舜禹稷契臯陶太戊之時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

有閎夭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嘆何也臣甞謂朋黨之原始於東漢盛於唐甚於本朝為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㠯止三君八俊其熏焰㠯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㠯止李杜其憾之結㠯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背公死權佩劒相笑飴漆不能過其密鬼神不能窺其奥張弧於前設穽於後其甘如蔗其烈如蝮笑間

藏刄盃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機務廢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芟蕰天子巍然其中爲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詆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

五十餘人實緣薦舉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譊娼之人為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纔緯如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姦謀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掩罪不可赦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柰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訴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

此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齋浴猶可以祀上帝而含垢國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抉剔案牘吹求疵病緊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詿誤者並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見淵魚為不祥苛核至則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為亂之心速況已湔濯之矣而復治之何也是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寧天災得乎茲朋黨

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於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謡劉崇魯有椋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欽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

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為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草之指佞勑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

不壅蔽而無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以為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升沈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殆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言之助以寵進君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覬望假道烏府以為清要之津委委備位否則懐怨隱慝席風聞以報其私而為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寄雌黄於匹夫之齒牙此被繡仗

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柄反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士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貴之禮物以吐其骨鯁開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車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劒寂世不聞其人矣亂之初生臺諫為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為倚物鄒浩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恬於故常學為轅駒安於豢畜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

所良難知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集士書又禁之使不得陳賢良科廢而人呑直聲匭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强明疏通不待劘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刄若置之通逵付之士師考其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為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陳瓘等列之殿陛斷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閒暇之時旁採清議區設名流躬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為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羔裘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體大伏願陛下不以臣言為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原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讎書宣室承明以

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材平居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
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為相
而廟堂無備位以為將而閫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真
御史也使之居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
正人列之郡國則循吏其未用也則或曰之曰此國寶
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材此千里駒人主振其侶若
鵷鷺高其選若瀛洲時雨之保護菁莪之樂育而巖穴
幽隱玉彩呈露下僚英俊錐囊穎脫號為得人之盛而

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徼幸其處處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輅車道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游以激奬英氣故拱把之杞梓有干雲之志而一斑之於菟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筯假笏得盡閉燕而内相帝聰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乎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太學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闕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四方寒

士才力雖高柰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頷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洪鍾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今日矣騶而談兵則括不可以將騶而用客則武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嘗謂粹美王道粉澤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

雲漢之章盛時豈謂之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衂國體俗失之俚輕失之誣粃糠我制度斷絶我繩墨所謂大雅温厚之訓簡嚴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攘臂而捽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夷狄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筦庫之寄汚穢簡慢吏議而去者略無虚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蓄之獸莫戾於虎梁鴦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用歟以

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斂恩意於私家大起寒滯之嘆甚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礲漸勸取其姓字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為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歐後鄭五有其名而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鮮體用牛仙

容而士大夫養恩房琯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略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取五季其間彊臣專封而割據山河荒裔亂華而僭擾河洛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奚為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啓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吴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垂而控胡越天子

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為附而大歷貞元以後益更貟横田弘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而已遠惟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詒孫謀而不窮内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夷狄侵擾

之患坐而守此萬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甲馬之利可以坐扑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澶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青唐順義散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廢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為日已久侵暴我黎庶虔劉我邊陲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舉無遺策睿謀神筭臣愚不足以知之然臣竊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民於農是教於民有法也志

已先定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賚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為賞也曰者固嘗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財關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必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强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心今欲

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勸積粟邉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師豈不韙耶何謂土木之役興臣嘗論大禹之卑宫室不如堯之茅茨不翦武帝啓千門萬户不如文帝惜中人十家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后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為游觀之

美靈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已之奉蕭何治未央孫盛之論以為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為必婦人之説諸侯黜堊大夫蒼則楹不可丹春築於郎冬築於囿則譏基不可為故阿房就而大盜興紫閣成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游姑蘇香分銅雀未暇風雨之避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塲而增禾黍之嘆者古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邇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爾般之斤工輸之

巧晝夜雜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麩桂楣之所紛奕礱金玉以次第為步剞龍蛇以飛走為戲陶甓倍於南山之土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為之尚憚其勞以人為之皆知其不可而又蕃飾服御增崇佛廬大司農不能供無訾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之及閹寺希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揺天心庶幾荒淫不度顛倒裳衣以滋禍亂之芽而探矯命令與知朝政以隳紊祖宗之法者在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淫靡之

觀究支費之蠧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啓也臣伏願陛下日慎終戒防微杜幾書無逸為元龜置攲器於座右仄席儒者而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為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説禮者以謂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巳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巳知所謂不貴

難得之貨則雖借黄金白玉以翼而不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為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於巳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胠篋而掌握盈虚來如江河積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得失則桑弘羊起而為公卿皇甫鎛進而至宰相財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而記史者乃謂倉有紅腐

都有朽貫爲富國之美談王制者又謂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鑒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爲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拾狼戾爲有餘不强殖貨爲無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權子則必貧旦旦伐木則必不嬂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捆載囊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来所以父母子民其愷

悌忠厚發於詠歌傳於金石以至於今而不衰也方今
利孔百出臣不敢徧舉獨指虐民之大者一事為陛下
略陳之且摘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
户部之計茶利歲入不訾邊防之用仰此以為喉吻之
哺故朝廷假其權大臣怙其勢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
徒舂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
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
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

囹圄無虚刑餘半道而寃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臈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戸不吾市者為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為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縁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富貿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歳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

謂朝三暮四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茍旦夕之譴則抑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為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使茶一過則聚罵族詆思臠其肉噬其臍呼天而詛操矛而伐之何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柰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歟陛下之於遠民忍不聽此而矜怛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為鹽池之壞未復國用尤急於茶利又

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西南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為鴆毒之懐壊防之水始於蟻穴折飛之鳥兆於桃蟲故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茂黎雅以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吏臣而數叛閤羅鳳之攻

雲南劒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厓城之敗天寶中異牟尋與吐蕃并力入寇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杜元頴治西川王嵯巔乃悉衆掩卭戎嶲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離而不合西戎道里自梗而不通其埶不能并一然國家晏寧日久兩蜀之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拊子孫以待盡賣劒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户弗闔而無有吠狗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臣恐一

旦有急則剱外州郡為蠻夷區落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嬰拂者矣臣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瓠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也蜀之守邊者因仍徼倖計歲月蓄香藥犀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是決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閒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胄爛漬

而不復治障堠弛沓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也比年峨眉蠻獠以闕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種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盧山以市珠馬為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邉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具則斬狄山之頭虜騎刦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為迂詔脩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吏以

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内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臣背叛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東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亡也非赧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桓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

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則心腹為之不寧在心腹則四肢為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所從起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主之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絶固無有受病處葢嘗治之於未然而已臣試言之夫黄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過鄙猶四肢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

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為癰瘤緩而絶經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茍簡一時之功是諱疾於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邉鄙之臣或虚張戰多或擅棄所得茍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專恃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臣言之於前矣上頼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臣揺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詐操之姦雄掘起而萌亂

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臣所謂内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者此也陛下即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厚德儀坤嶶音嗣世沈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淵以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不必巫咸和緩之術滌腸紉腹肘後萬金反塊起廢於急迫尋常之間彼榮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箴砭所及聚毒供事尚未為晚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如磐石太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

自古危亡之君以為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訐矣而威帝止以不諦何語為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止以天子夭促為乖刺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為陛下道哉臣釋耒西山立朝無葭莩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貧無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媚上官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彊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無裨聖教之萬一而祇自

以為勞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黙以思貽曠之道又緝熈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問迷於童子每況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容聖人之功無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后則曰是皆上官儀教我而武后卒殺儀且為容之仰舉趾之高

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內也
而或見於外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
而人已逆而合之矣況以不容者乎故臣願陛下尚容
則無過事明皇之初銳意厲精訾復貞觀之治而開元
之間號稱太平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
之末可為歎惜夫禹之勤於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
其勤於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
為而一日廢適遠中晝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

故臣願陛下貴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建中靖國元年李朴上奏曰臣聞天下有事不足憂無事深可畏人之情勞則思逸則肆故方其有事之時則憂勤恐懼之心能以危亂而至於治安及其無事之後則驕盈怠惰之氣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亂舜之時七

政齊於上百獸舞於下可謂安且治矣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若憂危禍亂之將必至何也知治安之不足恃而驕盈怠惰且隨其後也臣竊觀國家聖作明述自古太平之盛未有久於今日者此正天下所謂無事之時而臣所謂深可畏者也伏願陛下思創業之甚難懼守成之不易親睦九族風示萬邦好惡不留於心喜怒循理而動體仁愛之德而濟之以剛破險詖之論而平之以恕知君子所以致治而慮其難進則任之勿疑鑒小

人所以致亂而防其昜入則去之必速除心術之害然後可以育人材勵廉媿之節然後可以肅仕路辨嘗試之説然後可以來忠言師老而邉隙可慮莫若以自治為守禦之策民困而國用不足莫若以節儉為富庶之本觀俗化而通其變議政事而處其中執持權綱愛惜百姓日謹一日保其初心若是者皆聖政之所當急者也雖然所以致此者有本矣臣聞昔周成王即位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同心輔導嘗致謹於起居言動之

閤唐太宗開文學選道德名儒十八人為學士雖飲食游宴十八人者未嘗不在其中退朝與討論古今所以成敗輒至日昃夜分故成王能光昭文武之業而太宗獨高三代之後無他知所以自治而天下不足治矣臣誠知陛下聰明仁聖性所自得然而聖人者德配天地而志常不足不識陛下夙興視朝擁經左右詔德意志慮者誰乎陳前世廢興治亂請得據舊鑒新者誰乎退居深宫之中燕見間召所以備顧問者誰乎今縱未能

遠法成周立師保之官宜且近倣唐制大開學館博選通儒耆德使侍經幄萬機之暇孜孜與之講論正心誠意事天治人之道雖陛下聖性所自得者臣願益加聖學焉此臣之所謂本者也臣又聞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此三者人主之要道也臣請爲陛下别白而言之所謂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者何也臣聞自古有道之君不敢失一夫之心以天下者一夫所積耳是故爲其欲壽則

與之輕刑為其欲富則與之薄斂為其欲逸則與之緩力凡上之禁令取舍惟恐一不當於天下之欲惡是以天下亦相與安之而已也後世有若韓非商鞅者始道其君以勝天下之事其言曰權勢法制者人主之操術彼天下者必於我而聽命者也而屑屑若是是以天下為匹夫役也故或勝之以擊斷或勝之以裒剥或勝之以戰鬭安忍自恣仇讎其民民不勝其害則相與合天下而勝之矣臣故曰人主不可求勝於天下一也所謂

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於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莫若秦也立為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在人心者而去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

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者也知其不可得而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所謂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間者何也臣聞人主者天下之本也心術者人主之本也養之以道德仁義則終身而未足以為功動之以回邪淫佚則一朝不可勝其患是何歟道德仁義難全而回邪淫佚易溺也古語曰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

衆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故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佞柔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惡能以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者哉必主之以平照之以清持之以誠恐恐然若寇盜之將至而蚤杜其窺覦之漸也不然使之乘吾徘徊猶豫之時一投隙而得以自售則浸淫敗壞而終以不悟矣臣

故曰人主不可使心術失於毫釐之閒三也知此三者而大本立矣臣愚不勝惓惓之忠惟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左諫議大夫陳次升進戒豫六事奏曰臣器非適用材不逮人夙蒙神考之誤知擢寘臺屬逮事哲宗皇帝又以言責迄無善狀終以罪廢陛下即位之初搜羅人材振拔淹滯起臣於烟瘴之地擢貳烏府今復除臣諫議臣自以天資樸拙學問迂踈辭章屢上天聽莫回拜命

以來不遑夙夜思所圖報輙取古先哲王洎我祖宗之大猷作為六事一曰體道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以豫為戒欲陛下念兹在兹使聖躬無過舉庶事無不治亦蒭蕘愛君之義也謹昧死上進

其一曰體道臣聞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無偏無黨而蕩蕩乎民莫

能名是以先王揆才頒政量能授職設為宰輔以經邦國以理陰陽以制卿士以撫四夷而又使夫通世務明治體多識前言往行者繩愆糾謬而議論之故能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彼昏不知或獨任宰輔或偏信諍臣或嘗推誠為其所誤而兩棄之甚矣其惑也故書史特詳書為萬世誡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王莽董卓唐之李林甫盧杞皆其君之所獨任者至於姦佞滿前而不見大謀顛錯

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譬猶掩塞耳目而運股肱其可濟乎樊豐周廣之於孝安朱异之於梁武裴延齡韋渠牟之於德宗皆其君之所偏信者至於奪公輔之任挫宰相之威讒慝忠良稔禍社稷譬猶斐割其股肱而任耳目其可濟乎漢武以英雄之資即位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其獨任田蚡也入奏事則語移日所言皆聽養成其罪遂致有吾亦欲除吏何不遂取武庫之怒爾後惟偏信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徒以辯論詘辱大臣至於交私諸侯潛蘊譖訴刼殺親王訖未嘗有得其死者漢武之志豈以其嘗獨任宰輔者如彼偏信諍臣則又如此故兩踈之耶由是詭誕之士奇邪之術乘隙而進無正救者故窮奢極欲繁刑重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邪怪巡遊亡度哀痛之詔由是作矣臣聞仁宗之御天下也民到於今稱頌盛美而不置者豈有他哉不為不執無偏

無黨如天運之無積故民心歸而海内服也觀其用言者以罪范仲淹之黨及翻然而悟皆大用之唐介以彈文彦博貶未幾而復其官以衆言黜歐陽脩因范鎮一言而留之機圓術妙可不務乎臣竊觀陛下即位以来獨任宰輔計行言聽莫之敢抗汲引黨與沸騰於朝臣恐其竊弄威柄而陛下厭之以致改轍而偏信諍臣以墮於漢武之失茍不出此若或委心腹寄耳目於近習則禍愈亟矣

可不謹哉

其二曰稽古臣聞堯舜之道載於二典者其目雖多而總其大美皆曰若稽古而已而傅說之戒高宗亦曰不師古訓于何其訓詩人之頌成王亦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帝王以一身而應萬有苟不該博古今以深究夫明君賢臣修身治國之要雋功偉烈謀猷方略之施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之由取是捨非執古道以御今其何以堪

之哉是故堯舜之所以若而順稽而考髙宗之所以師成王之所以學者如是而已矣若夫畧典墳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競一韻之竒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爲而藴德行志功名者鄙之况於帝王日有萬機而盡心於卉木之間極意於烟霞之表將焉用之隋煬帝尤善於文不欲人出已右薛道衡被誣而死則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之誅則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緑否又曰設

今朕與士夫高選亦當為天子梁武帝父子尤刻
意於文學乃至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棊無
不精妙又何補於治適足致亂耳何則既騁此以
為智能矣則必恃此以驕慢天下故賢者由是鮮
體而小人競學是以資嫵媚則向之所謂智能者
翻為亡身之具遺後世之所閔笑者臣聞陛下潛
德藩邸時則已留意翰墨矣即位以来好為詩曲
以賜親幸鐫石鏤板傳播遠近臣愚過計恐天下

之人不能盡知陛下由天縱之能不思而得肆筆而成妄以前代帝王之列精竭慮於雕蟲篆刻之細為比且曰天下之政未理而游心於是豈不為盛德玷乎又恐用小人之能是者則士風靡矣臣願陛下痛屏浮華無用之文不使膠於心術惟一以切磨治道聽政之餘躬閲書史取其關國家之興衰生民之休戚成者襲之敗者反之以資益聖治之道以懋稽古之德豈不偉歟

其三曰修身臣聞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易曰行發乎邇見乎遠蓋修身之應也如此歷觀古之創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承乎離亂之緒其俗其民久已安於無治急之則怨緩之則偷賞之不勸刑之不變於斯時也而能肇造天命平滌九區恢廓宇宙致治之効可計日而待者豈有他哉蓋明乎人可以誠感難以戶說乃正其心以及身正其身以及國故道德由是而

明風俗由是而美也何則人君之所恃以有天下者曰天命之民歸之賢者附之耳而天親有德民懷寬仁邦無道則賢者卷而懷之是三者皆非修身則莫能致不然則昭昭之鑒可以矯飾偽行而欺之乎億兆之心可以輿金輦寶而召之乎有道之士可以高爵厚禄而誘之乎非所聞也又況君者民之師表動靜舉措發於中必形於外民影從矣將欲興崇禮義厚人倫而美教化者其可以言

率之哉此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也是故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豈民異習哉格之者異也魏武好法律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豈士異尚哉格之者異也此皆前事之驗也其可忽乎仁宗嘗書無逸於邇英閣之屏歲久而弊命王洙復書之且曰朕不欲背聖言乃置之左取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命蔡襄書以對於右欲使聖言時存乎顧

眄雖以聲為律而身為度者何以尚兹其興事造業制度遺文獨超於百王之表宜矣臣願陛下遹追仁祖謹厥身脩日新其德使百官有司相儆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怠巖谷之士相勉曰聖德如斯其可自棄黎民戒其子弟曰聖德如斯其恐犯上盜賊率其黨與曰聖德如斯其敢猖獗如是則成康之治可立而待也

其四曰仁民臣聞天之視聽在乎民國之存亡繫於

天王者之所以得天下者民歸之而天命之也所以失天下者民叛之而天禍之也是故民歸一德天乃命湯庶民子來天乃命周百姓弗堪天命殛桀民罔不欲喪天訖商命黔首愁歎天亡秦祀百姓怨望天翦隋廬古人以水能覆舟朽索御馬為戒者豈徒念民之孔艱則强者為盜賊弱者膏草野耶誠恐人君因之不免其身而毁辱及其宗廟困窮及其妻子也夫為人父母而生靈塗炭為人

子孫而宗廟毀辱貴為天子不能保其身以及其妻子豈宜忍哉是以國王兢兢業業以圖治者誠畏此耳惟知畏此故惡衣菲食輕徭薄賦使民家給人足知禮義廉恥之尚舉天下而安樂之也頻年以来水旱屢作疾癘尤熾而兩河之民服役科須煩費愁苦而官司催科急於星火貪墨之吏從而誅求竊恐供者有限而取者無厭以有限供無厭天下一動變生無方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慄慄危

懼也陛下雖屢形詔命備陳至誠惻怛憂民疾苦之意惠澤之下如置郵傳命今乃公然廢格是朝廷之恩奪於州縣可不痛哉自古所患者君澤壅而不下達民情鬱而不上通以致君勤恤而民不懷民愁苦而君不知至於離叛危亡者踵相及也臣願陛下申勑臺諫監司常切糾察嚴刑名以杜絕之如救拯焚溺以幸社稷

其五曰崇儉臣聞禹卑宮室惡衣食克儉于家以有

天下再傳而之太康則已色荒禽荒矣及桀之身竭百姓以為傾宮而天下亡之唐明皇之初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前殿及其晚節窮天下之侈不足以供其慾由是觀之創業之君昭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始於克儉者其終猶至於驕奢況無以啓廸後人不謹其始者哉天下習安於侈靡久矣於今為甚貴介之族與夫兼并之家燕飲之

物歌謡之具窮竒極巧以相傾勝銷金鋪翠句翻

月異一領之細至有千錢之直者此風其可長哉

臣願陛下以道德為麗仁義為華以珍玩竒貨為

喪國之斧斤以珠玉錦繡為迷心之鴆毒芟夷蘊

崇之絶其根本痛自裁抑以禁之褒進朝士之約

素清修者貶退其淫荒驕奢者以敦薄俗顧不美

哉昔孝文惜百金不為露臺而天下衣食滋殖晋

武焚雉頭裘而士敦朴素唐太宗以亡隋為鑑而

公私富給夫失節之嗟愚智同惡由恥不及其羣類故勉强為之以相高耳人主儻能躬儉以率之其趣也孰禦臣聞偽蜀以珠飾溺器太祖命碎之且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嗚呼聖人之慮遠矣是豈特化當時之習使知其所尚哉

其六曰用人臣嘗學稼於農矣凡播殖之宜耕鋤之功等則穫無或異苟陰陽之和雷風之動雨露之澤不時則與之同饑饉時則與之同豐穰由是而

知天地之所以能成其大者豈非以其無私者耶是故先王法之其於用舍也能激天下之不善而使之退愧勸天下之良才而使之樂進以致治者抑亦法天地之無私故能成其私耳後世不該不徧之主鮮克由是其於用舍之際或崇勢地而抑寒門或任親密而棄疎遠或採虛譽而廢畢賤或恱其才能而畧歷試或重朝廷而輕四方或皆反是而益亂其故何也夫君子與小人所出不在於

世禄與側微而言行非一事之可槩出處非一端之可見此愚智同知也柰何立賢而有方哉以謂必出於埶地與親密耶而膏粱子弟至有不辨菽麥而高車大馬以為民上則版築之叟渭濵之漁何從致哉以謂必出寒門與踈遠耶而碌碌腐儒持方尺之紙書骫骳之文以享萬鍾則伊尹之伊陟周公之魯公何從致哉至或採虛譽而糜畀賤恍其才能而略歷試内外迭為輕重是皆昬君之

所為可深戒者夫王者一視而同仁茍德義可尊無擇負販故管仲之舉二盜穆公之用由余齊威王以左右譽而烹阿大夫功成於當年名著於後世可謂明也已矣以舜之聖受命之初且猶歷試諸難況其他乎近古漢宣亦可謂急賢之主矣而蕭望之杜延年葢其所尤厚者或出而治民或出為邉吏非為煩使之以觀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勢也其治優於文景者不其然乎夫禄一

不才爵一無功未病於國而終爲害者非惟其忌賢者進而害能者用也而賢能亦羞於同羣或恥居其下此其所以爲害也自古人君之於進賢也罔間親疏貴賤無有愛憎惟較其賢否耳故丁公於漢祖有活己之恩非徒不用而加誅焉唐太宗不恤秦王府官吏之怨嗟以爲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臣願陛下稽古先王法天

地之無私鑑漢祖唐宗之公正不以布衣寒士公
卿子弟惟賢是用不及私暱無所偏徇庶幾賢者
彙征以光左右
大觀四年侍御史毛注采當世之急務上奏曰省邊事
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
入貢者今必成為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
内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
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它司常

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為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畧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竒玩花石綱舟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徽宗時陳瓘奏曰臣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蓋歷數在躬則有天命也允執厥中則盡人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而天祿永固矣堯之所以命舜舜之所以命

禹者如是則祖宗之所以命陛下者亦可知矣陛下奄有神器以天之歷數在聖躬也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祿者在允執厥中以奉天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不高不下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如天之有北辰衆星之所拱也如地之有洛邑道里之所均也如五行之有土萬物之所以生也如五臟之有胃百骸之所以立也知其理而言之者儒生之所能也體其道而行之則非聖人不能也列子論出石入火之事以謂仲尼能之而能

不為也能高而不為髙可謂中矣故六經之道高而不可不中者也豈唯六經為然哉老子之道可謂高矣然以百姓心為心則取域中之大焉有去甚之説焉老尚如此况吾儒乎顯諸仁藏諸用一弛一張而不失乎中者然後足以經世也今天下學者求治道於莊老而於漢唐之事皆不取焉失於高矣故不中也又天下之士一南一北彼用則此廢此用則彼廢失於偏矣故不中也不中則如車輪無轂不能轉物不能轉則為物所轉

此自然之理也堯曰四句自有次敘故歷數在躬則當允執厥中允執厥中然後永保天祿

璀又進故事奏曰仁宗聽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仁宗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然則古人之興喻其情豈相遠也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臣按古之聖君適當大有為之時者或創業或革弊

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淨無為之道持盈守成四

十二年終始如一盖得烹鮮之説而躬行之耳臣故

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

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仁祖之意可知也

博士周行己上言曰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其君志

士雖無其位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於天性天

下之人同於一體是以伊尹畊於有莘而自任以天下

之重仲尼孟軻身為匹夫而汲汲皇皇彼皆遭非其時

猶欲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使其民為堯舜之民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孟子亦曰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況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豈不願陛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陛下之樂承祖宗深厚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尤以為幸者以陛下性體帝堯之誠躬行周王之孝有大舜取人為善之大德有成湯改過不吝之誠心加之以聰明文思之聖學允恭克讓之懿行是以手詔每下天下無不感悅雖遠方窮僻之

民猶有不得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乎臣嘗讀易得其説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今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徳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稱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責者夫守位莫大於得人心聚人莫先於經國用此誠陛下今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説者誠

謂更化之際古人所難調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謂得人心之說有四一曰廣恩宥二曰解朋黨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為經國用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謂陛下前日聽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為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

曰迺者失於聽任法度過差恐吾民至有陷於非辜賢者或有廢而未用人失其所澤不下宣因推應官吏軍民之在罪籍者無輕重悉使自新如此則天下之人孰不懽然交忻益知陛下之為聖前日有司之為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黨籍勅戒有司應令赦以前不得復論繼今以後不得復以朋黨為言朋黨之論誠非國家之利也夫一人之身内有九族之衆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

十家百人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職千人懐戚一口傳情萬口傳聲陛下誠能念其前事之已往歳月之已久所言失當者或出於忠誠之憤激所為繆戾者或出於愚暗之無知天下樂生之情同於昆蟲何所不愛陛下好生之德同於天地何所不容臣願無問罪之輕重時之後先人之邪正悉因大霈一切釋之兩觧其黨應前任宰相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之帥府望郡前任臺省官者與之列郡餘官各隨資任聽其仕進

已亡没者悉復之有恩賜者悉還之如此則人無懷疑之心下無失職之嘆幽明咸被其澤賢愚各得其所回千人之憂戚為四海之懽聲臣所謂解朋黨為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用有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邪持心近厚所謂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已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其德者又其次也無才無德斯為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

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夫為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於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誠願陛下博選耆艾參用舊德蓋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閱世故之久必能為陛下稽古愛民必不為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於一方則一方之民悅用之於朝廷則天下之民悅陛下能用民悅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悅也臣所謂用有德為得人心

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為本積縣為州積州為國縣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為陛下失一州人之心國不得人則為陛下失天下人之心是人心者為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為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考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為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為重吏部為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於朝廷也朝

廷以進用為才黜責為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令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重州縣之任應今後朝廷之黜責者不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自郡守縣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懐上徳臣所謂重守令為得人心者此也臣所謂修錢貨之法者其説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錫三曰陜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為之用錢本無輕重而物為之輕重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

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来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况夾錫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貴是以比歳以来物價愈重而國用已屈為今之説者不過曰官既罷鑄聽其自為輕重又不過如慶歷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説皆不可也夫盜鑄當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来官鑄幾何私鑄幾何矣官鑄雖罷私鑄不已也私鑄

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於民錢出於官天下租稅常什之四而糴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使其出於民者常重出於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慶歷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為五自五而為三自三而為小鈔自十而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鈔之法自一百等之至於一貫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僞一也輸於

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當三易鈔而盡銷為黄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尚以改鑄之日未久散於天下者未多況今公私之鑄日久併於五路與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也然而當十必至於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後可行陜西鐵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説欲官出進納誥勑與度牒紫衣師號見錢公據六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

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填給公據許得貿易若自便於榷貨務筭請諸路末鹽鈔以一季為限於是悉以所得當十檣管逐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改為當三通於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壅不售停壅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綾紙宣帖者悉更為誥勅

而度牒紫衣師號悉用黄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惟得書填今来進納誥勑及黄紙度牒紫衣師號候畢方得書填舊降文字如此則無停壅之弊價輕之患矣此修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輕於銅錢三之一十三當銅錢之十 臣欲併於河北陜西河東三路陜西鐵錢之弊其積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於河北河東兩路蓋錢以無用為用物以有用為用是物為實而錢為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

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爲等而大錢鐵錢輕於其所等故也何則小錢以一爲一而大錢以三爲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積爲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爲賤故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爲輕重故臣之說欲併夾錫與鐵錢通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東京西兩路夾錫錢許過鐵錢

路分行用若河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如私錢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為等而輕重自均矣陝西鐵錢幾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於二邊其利二也邊人盜鑄而無所復用其利三也其或鐵錢尚輕物價尚貴又有二説以濟之鐵錢脚重轉徙道路不便於往来一也拘於三路而不可通於天下不便於商賈二也臣欲各於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

所出之數樁錢以給之使便於往来其說一也朝廷歲給逐路糴買之數悉出見錢公據許於京師或其餘銅錢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樁留諸路若京師以稱之則交鈔為有實而可信於人可行於天下其法既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之一之利葢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来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為三分之

用此修夾錫鐵錢之法也臣所謂修茶鹽之法者臣欲并酒法而總其鹽鈔筭請之數買茶搭息之數榷酤淨利之數坊場買撲之數分天下五等而三之為上中下十有五等歲各出緡若干一切弛其禁制使民自便國省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户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得通其利三也姦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嘗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

尚多臣誠欲廣陛下之惠息縣官之費謂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葬瘞每通計及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其便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濫費而下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費廣而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場之勞士有五歲一應舉之患春季一試夏季一試

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札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場也豈非官以為弊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升再試入州學一年然後補内舍三試升内舍一年然後補上舍者歲終然後入辟雍入辟雍者遇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考察必遇大比已五年矣而況試未必得得未必有考察貢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士以為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意而覈其實簡

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謂宜州置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秩為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學教授一員舉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不給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歳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歳再試内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歳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於是貢于太學太學總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三舍生願在學與游學於外者聽其自便内舍以上官

給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等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每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嘗預貢者免試外舍至於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無不出之題文為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古為迂闊以綴緝時文為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之徒多預選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五經大義各一條為第一塲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為第二塲宏詞為第三塲如此則高才實學者無不遇之歎而

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為今日學校之所養者必為他日三舍之所選今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為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益廣一利也考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至省四利也臣所謂修吏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頃中等一頃半下等二頃陸田上等二頃中等三頃下等四頃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身歿聽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贓

者還其田别募隨其案之職務煩簡許保任書手一人至三人月給顧直三千犯枉法自盜贓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顧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顧散從縣顧手力悉易以廂軍廂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即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顧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誠以為領使太

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司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吏治皆以望重品高者為之許各辟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仁聖之美意修廣今日已行之良法於當更之時順民悅之情定一代之典為萬世之利至於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法之纖悉儻蒙萬幾之暇留神聽覽或有可采別具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

之臣非敢懐邪而觀望希賫而幸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社稷永固臣之至願也

李復上奏曰臣聞聖人御天下也必以道而道者南面之術也其所謂道者豈但漠然而無所事哉其用至微其功至周皆隠於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間使四海安然而無事至千萬世而無弊天下由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古之致治者惟堯能之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

文章乃綱紀法度禮樂德政之謂也巍乎其有成功乃天下安然無弊之効也蕩蕩乎民無能名乃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夫惟如是所謂道也後世無不稽焉前世自唐末至五季天下糜爛大壞有識者傷之至於不忍言國家之藝祖太宗潛而未躍孰稔昔者禍亂之所由起自膺天命凡立一法欲絶一蠧凡舉一政欲去一弊小大遠近皆有綱紀法度維持不以喜而妄與不以怒而妄罰使居官者修其職安其分而不敢妄作不敢苟

怳無狂易儌幸之心百姓守其業樂其生無橫擾困苦之患累聖循之迄今一百六十年天下晏然自三代而下未有若本朝平定之久也恭惟陛下即位已來延見臣下必訪治道四方聞之皆曰今唐堯在上矣臣願陛下思祖宗修立紀綱法度維持天下之意不取目前之虛美而求經久之遠慮使上下各安其分守職業具舉朝廷清明民物繁富弊無由而起蠹無從而生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豈非配天廣地之業哉治道莫盛於此臣

踈遠愚惷不知治體狂妄獻説惟赦之幸甚

復又論虛名實敝上奏曰臣聞古先哲王之舉事也常艱於其始而深慮其終始雖可為後不可繼則不為蓋慮得其虛名而受其實敝天下四海雖甚大亦猶庶民之一家以一家之事推之乃天下之事爾臣嘗觀舊史見前世不能深思遠慮輕動生患者其事甚衆不敢遠引以瀆聖聰以臣今親見所謂庶民之家者論之臣居有鄰人承其父業頁郭有美田十餘頃衣食富足不能

力穡篤治為人所怵耆多田之豪名聲索又營遠山之瘠田數十頃欲人稱其田之多也遠田無所得常以負郭資之歲久因遠而困此求虛名而受實敝也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無幽不燭無遠不察其多事輕動以求利者不能昧聖聰必久已察之矣固不待螻蟻之微獻其愚臣惓惓之誠更願終謹之幸甚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為者敗

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遯此所以為道也天下有常安之地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實不運不運常運安常不安不安常安此宰制天下之妙理管仲髣髴萬一以其君霸伊尹周公收拾土苴以其君王大舜神禹得之以其君帝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與天同體得所以藏之之道禪之匹夫如擴芥揮涕之易得所以運之之手煥乎其文巍乎其功得所

以繕全之理而置之者也自堯而下以人治天下以人治天下貶於道矣舜捨已從人禹惟不矜不伐湯執中文王翼翼武之斤斤以器之不可滿而先為可持之方成王持盈守成以器之已滿而見於能持之力道既貶矣器亦狹也嗟乎戰國之縱横秦漢之吞并有為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爾今有器焉蠱而不飭蕩而不綱敧而不平漏而不苴置之能安以否身坐其中雖巨有力焉

能運行以否一日為有力者負之以去謂之善藏以否器既如是天下亦然陛下以仁為樸以義為削以信為繩以智為巧以禮為繪政以制其用刑以支其蠹啾啾萬鳴蠢蠢群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群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動亦寂矣會無所會故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域莫得其隙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天人非容心也視之若敝屣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敢忽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非敢為也人愛亦愛之人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滯一隅東顧西眄左提右挈如在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能弊也不畏多難而以無難為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為美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為金湯以邊人為赤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内之宗族若盤石之鎮安建極於四達之塗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制之孰能危也蓺祖神考

能運而藏之者也仁宗能安而置之者也今舉以付陛下如何其勿思也臣之言若誕而不可考稽皆目前之至理非外取也張湛曰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臣以為知言惟陛下財擇

公望又奏曰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旒左右有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己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

目隱發為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為之側目耳陛下以天下為度海内為家而為良京兆所不為伏惟陛下即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益舊額通為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為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為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

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王孫權用呂壹董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案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為明是誠不祥之兆

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能使之昏昏不喻朝廷之所為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既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為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

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趙鼎臣對策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已安聖人之慮常切於既治古先盛王不以太平盈成為可樂而以長治為難不以垂裳拱揖為多暇而以居安為懼故衢室載放勛之問總章志有虞之訪謀及卜筮學至芻蕘凡以不恃獨見之聰明而思得天下之忠言嘉謨以濟其治也不惟有以明己善而又有以取衆善不惟有以鑒

已然而又有以防未然聖而益聖安而愈安蓋皆出於此矣恭惟陛下承休祖宗合德天地仰奉太母之慈訓懋昭先帝之盛烈據已安之勢攬既治之俗猶於多士在廷親屈聖問勞謙退託質所未逮此誠陛下推堯舜之用心而使有若卜筮芻蕘者咸得預謀而備問也臣愚不肖草野狂戇妄殫所聞思補聖德之萬一惟陛下赦其昧死臣不勝至願伏惟聖策推兩漢之政鑒方今之治愍大辟之尚衆念寒燠之或差此見陛下求治之

深也臣聞善言古者驗於今善言天者驗於人陛下仁慈恭儉視民如傷置官立司裁省浮費而約賞節用首自宮掖則非特衣綈履革而已銖金尺帛不妄賜與臺池苑囿無所增飾則非特惜十家之產而已發內庫之金以賑凍餒散上供之粟以賙饑饉則非特除慘酷之科著胎養之令而已應天必以實見異必修德此宜天地之氣交感旁暢遐邇之氓承風向化俗興禮義而年穀和熟以答陛下之休德也然間有不能爾者雖臣嘗

疑焉請為陛下陳之臣聞人之怨咨鬱於下然後天之
舒慘變於上故水旱為沴本民情之未和由大辟之滋
衆蓋民無常産因無常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
罪而刑之孟子謂之罔民此不可以不戒也臣竊謂方
今有仁政而無仁吏故郡縣之政徒謹簿書有司之臣
諱言教化化不下究則民起而觸憲網食不家給則人
窮而為盜賊督郵之所獲追胥之所執歲不下以千百
數有司徒能据法以當其罪而未嘗論陛下所以愛養

元元之意且思有以教之此不亦有仁政而無仁吏邪刑罰積而嗟嘆興嗟嘆興而變沴作則夫寒暑差僭豈無自而致然哉昔東海一女子耳刑不以罪猶能感致暵旱況四海生齒之衆而曰死必當辜刑必應罪臣雖甚愚竊未敢謂之然也彼文章二帝因㪚承峻濟以寛厚故民氣既協而天理亦應此其所以修而致之者惟陛下以教化為首務擇良有司而奉行之然後刑辟可清嗟嘆可平而頌聲和氣固將薰蒸旁薄發為嘉瑞則

水旱之變又何見於盛世哉伏惟聖策慕無為之治敬何言之化又將明賢鄙而平徭賦定法令而清蠻貊革而正之務求勿擾此見陛下圖政之備也臣聞任官以資格則雖賢有所不申取人以言語則雖鄙有所幸進此其所以未明也惟陛下稽唐虞考績之典放周書黜陟之制如此則賢鄙明矣臣聞户板既久有虚名而增税流亡不復有詭田而不征貧以不足而重斂富以有餘而徼幸至於課功調役多寡隨之此其所以未平也

惟陛下采師丹限田之議放唐人口分之法浸復古初毋尚一切如此則傜賦平矣臣聞之易於渙曰渙汗其大號於巽曰申命行事故先王之行令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公如天地以陛下之聖布美意畫良法合於人情熟講而力行之雖萬世可無弊至於因時移易應變屈申是乃所以為神化不倦者又何患於屢更哉顧其所設施何如耳臣聞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上策不過乎嚴守禦走集之利俾其欲寇不能顧臣不許而

已陛下臨御首詔疆吏毋得擅興侵畧斥候既明約束素定持重養威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是以鬼章跳踉竊据邊壘而亟縛渠魁生致闕下蹈臨洮之城躪青唐之壤雲徹席卷天威四震此誠今日已成之効也臣願陛下謨謀嵓廊益稽遠畧采姚崇之意不賞邊功取士燮之言釋為外懼纖介視之則又何患於不誠而且未清哉伏惟聖策咨劭農之首務訪制禮之盛典欲人不趨利而務節欲士不憚勞而奏功此見陛下講化之勤也

臣聞農盡其力在敦本而抑末禮制其宜當緣情而示訓雖然傳曰禮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陛下德為聖人位為天子則夫以義起禮固無便於此矣而復訪臣以制宜之時此臣所以遲疑而不知對也臣聞上好節誼則人不勸而自矜朝有爵賞則士雖勞而不憚則夫不趨利而樂奏功亦在陛下所以鼓舞之而已至如漢之久任可以課吏治隋之義倉可以禦凶年此善於今而可先者也兵釋之滋廣服用之無制此戾於古而為

大者善者以漸而復行戾者以緩而除去為政之善宜必如此凡此數者是皆治國之大本方今之急務臣既言其畧矣而陛下復策臣以天下之廣黎元之衆慮有未萌而當預防者臣於此然後見陛下凡所以問臣者豈徒為無用之空文可喜之高論哉又將深謀遠慮而及未然之得失顧臣之愚何足以識此雖然仰觀陛下即位以来仁深德厚政良俗美務行寛大之令悉懲苛嬈之吏元元赤子蒙被天地父母之恩可謂至矣然臣

切慮郡縣疏遠之吏或不能明朝廷指意妄謂厭明察而樂簡易務為優游懦緩之治以至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趨競者矯以取名偷懦者習以蒙幸茲風一扇流為姑息此臣所大懼也願陛下懲其流而塞其源正其本以禁其末有若宣帝之政信賞必罰太宗之治屈己從諫此消弭之大略也臣愚不識忌諱復附于末惟陛下財幸

御史中丞王安中奏曰臣聞治古之世君任道以用天

下臣任法以為天下用盖道不徒行必以道出法君不獨治必以人守法法行而下不能守君勞而臣不知勉三代以来未有若是而能治者也臣竊觀陛下有堯之仁有舜之孝有夏禹之勤儉有文王之小心而又席祖宗流澤之光承熈豐聖作之緒禮備樂成墜典畢舉天地順應年穀屢豐宜可以儲思於穆清玩心於昭曠而臨朝聽政每至旰食咨逮焦勞形于玉色退即便殿親御翰墨發號施令日以數十纎悉微隠必闗聖慮雖天

德剛健勤于萬幾然臣竊意陛下勢亦有未可自已者
也何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臣嘗
觀今之為臣者矣所與共者天位所與治者天職所與
食者天禄而精白一意以承休德者為誰哉同寅協恭
和衷以助理萬務者為誰哉以道事君而任天下之責
者為誰哉情同者相求利同者相親挺特者不容睚眦
者不貸廹挾自大之風積久未殄背公而狥私怙權而
附黨見得而忘義售諛而醜正締合相傾之習于茲猶

纖豈無尊君親上之士哉且相戒以保身豈無憂國愛民之士哉且相語以俟命則利孰與興弊孰與去政事孰與修紀綱孰與正陛下雖有尊賢顲俊紹庭陟降之意而平進之塗塞矣陛下雖有厲世摩鈍甄别流品之意而名器之施輕矣陛下雖有崇寬尚德勤恤元元之意而膏澤之源壅矣陛下雖有躬儉節用裕民足國之意而財利之積耗矣朝廷除吏士或困於無津吏部注官衆又扼於無闕嫺聯宛轉擇地而仕勞舊寒窶終歲

坐待平進之塞有如此者賞不必勸能官不必稱事胥史之賤至上大夫者多於王廷之士給使之冗至橫列者雜於公室之臣名器之輕有如此者役不時興以差為募物不時須以配為市富者求易常產貧者無以自給民狃於犯法輒牟奪以封己吏幸於乘時輒並緣以為姦膏澤之壅有如此者天地之間其生有數四方之物其利有常既已聚諸此必竭於彼矧賦禄之厚其源既開興事之費其流既肆掌計之臣指應副之外無他

策將漕之使侵封樁之外無餘術此可以為常哉其無事幸而已財利之耗有如此者以祖宗基業之隆以神考制作之盛承以陛下之聖而天下之事文具而効不至名美而實不副者將不止諸此臣姑舉其大者若夫有志之士寢食之所念慮四方萬里之遠朝夕之所繫望陛下天聰天明無所不燭盍亦循其本乎臣觀記禮者以大臣法小臣廉為國之肥蓋言大臣有以正下小臣有以守已則仁賢至而國不空政事立而財用足禹

之告舜曰慎乃在位又曰其弼直而繼之惟動丕應徯志蓋言審官而所使弼已者直則動必衆且大應至乃徯志所在而無違命穆王之命伯景亦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繼之以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蓋言得忠良正直之臣列於内外則號令必臧民用順治然則今日之務孰有先於此者乎臣願陛下開衆正之門立大公之道崇奬尊君親上憂國愛民之臣抑絶好同惡直背公狥私之風

則國家之治忽生民之休戚群下之情偽將畢達於前而陛下躬以剛健之徳體天之道觀四時之運順盈虛消息之理化而裁之神而明之以通上下之志以適萬物之宜循名以責實約文而就質持之以久守之以衆則太平之化日隆無為之功可致家給人足刑措不用至於海隅蒼生罔不蒙福矣臣奮自疎遠蒙陛下親擢任以中執法區區之愚誠不敢為臆説以効尺寸之報凡臣所陳皆天下之所欲達于上者而猶其略也惟陛

下留神裁幸

劉元承論尚同之弊疏曰臣伏覩獻歲紀元之號曰政和蓋自神考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繼承承至於今日斟酌損益克底于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可否否曰同曩者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為國家深惜惟務希合以濟其私徃徃順承太過浸失本意此尚同之弊也幸陛下神聖獨斷親灑宸翰以勅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

中制一代之典遂成完文庶政惟和適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合一己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陛下明勑群吏各公乃心務輸忠實毋或循私以為雷同有所建立不憚可否參於至當以合乎孔子所謂不同之義則政和之效出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太常少卿李綱上奏曰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

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効區區之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祼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横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況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覩陛下自臨御以来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攄祖宗

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為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為之蕭然設使敵國之衆蝟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

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羣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治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為最下策者誠為知言前

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年以来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娱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羣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

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特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為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為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所謂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修已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為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絶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

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来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説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奬乃敢展盡況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為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為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懐榮寵而諆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馴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

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者臣聞諸孔子曰我戰則克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況以天下之大而畏人乎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取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

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藴虚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為天雖有良將鋭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為持久之計哉比年以来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虚穀

散而倉廪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乎取之内帑而内帑有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閭闔斂散之術而榷貨之法已殫取之横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為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況於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援例以沮壞之有裁減之名無

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廹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圜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樁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闗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

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戸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㪷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沿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為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外患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

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来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柬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駮夫元豐釐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者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

廷為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揔攬權綱為得計而不知國勢已畢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駮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外侮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

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逺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
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
以来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
有和買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
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
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
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户共分皆為
虚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贓吏猾胥因

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凡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之者飈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為梗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為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

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以揺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概已舉矣變危為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為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説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為天下之所信服者為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鷙勇有謀素為

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畧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强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為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内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為固旁近州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其粮竭勢

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都應副優加撫䘏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強敵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

並塞諸道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諜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陜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灞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

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倫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非今日

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下居馬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居況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為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

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懐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髪動天以實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幾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

勤勞積累基構畀付之重俯為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賤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蒭蕘之言或有涓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綱又奏曰臣伏覩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目

增置官局等令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内外官司立旁通格目令各修具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侵支實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恭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熈洽之運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其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制作法度禮樂凡百王之所不敢

睥睨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為於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不得不廣實理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道罔不完具政立而法度已彰矣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儲神穆清宅心昭曠日隆於清静無為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猶彼春夏斂為秋冬而歲功成省官局之冗員以嚴政本節財用之浮費以裕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為先務也然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徙而不留者時也有天

下者執道以御衆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者應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道措之德業固將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於萬世至於以熙豐之時而視今日則生齒之衆多事為之叢鉅豈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則裁省均節固不能悉視於熙豐盍亦揆之以道度之以時損益盈虛惟義之適立為中制使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實有在於今日之舉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二三大臣審圖之熟慮之可否相濟於未然之前號令

必行於已出之後斟酌調制適於厥中官局之可省者省之必務合於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損於國體以道為公惟義理之為從成一代之宏規以昭陛下建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四